

# 达赖六世的传说

刘 岩 著

35.7  
8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个为藏族人民喜爱并世代流传于民间的美丽而悲伤的故事。门门从平民一变而为达赖六世仓央加措直到最终被驱出布达拉宫的奇特经历，以及他与卖酒女索朗姆的爱情悲剧，展现了旧西藏残酷的宗教统治对人性的摧残，展示了当时西藏黑暗的社会面貌。

本剧情节起伏跌宕，情感真挚，结构紧凑，行文优美，是个引人入胜的传说故事。

责任编辑：陈凯燕

封面设计：赵文涛

## 达 赖 六 世 的 传 说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中 国 电 影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 1/4

插页：2 字数：41,000

1986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统一书号：10061·484

定价：0.65元

故事发生在一七〇一年前后(清康熙年间)，其中一些人物和情节是虚构的，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

初春，微微泛绿的柳枝。

天很蓝，水很蓝，宽广的拉萨河漫流而去。

河边，村庄场地上围了一圈人，几个流浪艺人在表演铃鼓舞。一旁，瘦弱的毛驴和一些行李什物。一个神采飘逸的十九岁青年在收拾自己的皮袋。他一身白色的氍毹衣，腰上横插着刀，英俊矫健，……

一个浪荡的红衣姑娘斜靠在驴鞍上，嘴里嚼着什么，眯起眼说：“门门，同路一个多月，就这么分手了吗？”

门门：“你们不去拉萨，我是非走不可了。后会有期！”

红衣姑娘：“后会无期。蠢东西，你也不知道抱抱我，真的不懂吗？”说着挤坐到身边，门门窘迫地推拒。姑娘把手伸向他的肩膀，“男人啊，这还要人教你吗？来！”

门门跳开，但又被一把揪住。

红衣姑娘：“说真的，门门，临别再写一首歌吧，我来唱。写吧写吧，多少人爱你的诗歌啦！”

门门躲不开热烘烘的红衣姑娘，从三块石头架着的锅边，拾起木炭条，思索着在地上写歌，……

一个男艺人走向门门，红衣姑娘伸手挡住了，向他低语着什么。

## 二

一叶牛皮船顺流而下，靠岸了。

船内立起一个极美的姑娘。

船夫次旺，六十多岁，黝黑，健壮。他跳上岸，系好船，说：“索朗姆，看着船，我去去就来！”

索朗姆：“可别喝酒呀，次旺爷爷，再耽误，到拉萨天要黑了。”

次旺摆摆手，向村里走去。索朗姆下船，坐到船头上。

从村里传来了流浪艺人动人的歌声，索朗姆探头谛听。歌中唱道：

雪山啊，请让开一条路，

大鹰啊，请借给我翅膀；

远方那美丽的草原呀，

有人在等我，有人在等我！

随着歌声，门门奔向河岸。

门门：“请问，这船到拉萨吗？”

索朗姆不语。

门门：“能带人吗？”

索朗姆还是不语。

门门放下皮袋，坐到对面石头上。

两人谁都不看谁，但又在相互看，眼光一触即散，忙望别处。

这自然很拘束，索朗姆猛地站起来，以恼怒的声音喊：“次旺爷爷，开船啦！”

她向村里跑去。

门门探看船内，装运的是青稞，堆放着黑白条纹的羊毛袋，另有一只绵羊、衣物和生活用品等。他思索了一会儿，捧起河水洗了洗脸，把一块石子扔向很远的地方，……

索朗姆揪回了次旺，边走边说：“次旺爷爷，你又喝酒了，你又喝酒了。”

门门迎上前：“老爷爷，……”

次旺：“想搭船？不行，你没看装了半船青稞吗？全是这位女主人的！”

门门：“老爷爷，我……”

次旺：“你从哪儿来？”

门门：“门隅。”

次旺：“门隅？啊，很远，在喜马拉雅山南边。你到拉萨做什么？”

门门：“赶魔难木大会，朝佛！”

次旺：“唔，这倒是好事，索朗姆，你说呢？”

索朗姆不语。

次旺：“看，这就是说，不行。对不起，年轻人，跑路吧！”

门门怏怏后退。

索朗姆微微皱了皱眉。

次旺解开船绳说：“索朗姆，快！”

索朗姆一只脚踏上船，再次侧眼看了看这个神采飘逸的青年，忍不住忽然喊道：“次旺爷爷！……”

次旺几乎被吓了一跳，这才象是明白了什么，摇头说：“唉！……喂，那就上来吧！”

门门提皮袋上船。

次旺：“坐好，别动，两边坐！”

流浪艺人们跑向河边。

牛皮船离岸，桨如双翼展开，飘去了。

红衣姑娘热情喊：“感谢你，门门，你写了好多的歌呀！”

艺人们敲鼓，挥手。

门门挥手。

红衣姑娘又唱：“远方那美丽的草原呀，有人在等我，有人在等我！”

索朗姆望着门门。

### 三

拉萨，僻静脏污的一处广场。

傍晚，索朗姆赶着几头毛驴走过，毛驴驮着从牛皮船上卸下的青稞。

一个服饰极为华美的翩翩公子，骑马迎面走来，他是汉族人孙明楼。后面跟随二名小厮。

孙明楼一见索朗姆，不禁在马上向后一仰，倒吸了一口气，直勾勾的眼睛死盯着她的身腰。

索朗姆扭过脸，赶毛驴前去了。

孙明楼低声问二小厮：“这是谁家的小娘子？”

小厮甲：“这还能是谁，布达拉宫前面有名的卖酒女！”

孙明楼：“卖酒的？番邦异城竟有如此一朵野花，太妙了。”

他又伸长脖子张望。

小厮乙：“大少爷，离开云南的时候，老爷太太可是说……”

#### 四

布达拉宫前。路旁。酒店。

屋角插有彩色新经幡，门前扫得干干净净，红白土洒出吉祥图案。

酒店门关着。

大路上，朝佛之人络绎不绝。有的一步一长头（全身趴下磕头），有的手摇转经筒，有的眼泪汪汪，迫不及待地高声念诵“唵嘛呢哞叭”，但更多的是喇嘛，他们三五成群，接连不断，前往大招寺领取布施。在这一行列中，间有骑马的贵族、富商以及蒙古兵走过，……

开酒店的央宗，是个白白胖胖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她兴冲冲地奔回家来，敲门喊：“索朗姆，索朗姆！”

索朗姆开门：“阿妈，你这半天上哪儿去了？”

“快！索朗姆，有客人！”央宗说着进屋。

酒店很简陋，左面是柜台，右面有两张小方桌，铜壶瓦罐一大堆，墙壁被烟熏黑了。这间房子有门通里间和后院，后院有个小阁楼，那是索

朗姆的住处。

央宗坐下后说：“索朗姆，云南汉族大商人孙家少爷，初来拉萨赶魔难木大会，他在大招寺发放布施，一次就是茶叶二百包，银子三千两！”

索朗姆毫无表情，继续擦洗壶罐，漫声说：“这又怎样呢？”

央宗笑：“这还能怎样？他呢，孙家大少爷，偏要来我们酒店喝酒！”

索朗姆：“今天藏历正月十五，不卖酒！”

央宗：“傻姑娘，人家会喝我们的酒呀，他自备上等酒菜，请我们吃哩。索朗姆，你听我说，……”

过了琉璃桥，孙明楼缓缓而来，二小厮抬着红漆菜盒。

酒店内，央宗搬桌子，铺垫子，把一些杂物胡乱拿进里屋，抬头说：“唉，姑娘，你倒是换件衣裳呀！”

索朗姆不动，不语。

孙明楼一脚踏进门来。

央宗：“呀，孙大少爷，说来就来，来得好快！”

孙明楼：“阿妈央宗，这位小娘子……”

索朗姆：“大少爷，你该是打听清楚了，索朗姆是下贱的卖酒女。看我长得漂亮，是朵野花，是吗？”



孙明楼没想到“小娘子”说话如此犀利，站在一旁尴尬地笑。

央宗白了女儿一眼，急忙说：“坐，请坐，大少爷！”

酒菜摆好，二小厮离去。

索朗姆：“既这样，是要我陪大少爷喝酒了。好吧，喝吧！”

央宗低声嘱咐索朗姆，又向孙明楼点点头，带上门，走了。

索朗姆把门敞开，就坐。

孙明楼：“嗯，敝人孙明楼，不是轻薄之人。自一见姑娘，实为爱慕，这就略备菲酌，冒昧前来，不知……”

索朗姆：“你说什么？”

孙明楼起身关门。

索朗姆又把门打开。

孙明楼：“索朗姆，索朗姆，相思之情人各有之，唯我独深。万两黄金何所贵，如若见拒，岂不……”说着复关门，装模作样地一躬到地。

索朗姆闪开，正色说：“孙大少爷，我不敢得罪你。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真的拿钱就能买我吗？”

她再开门。

门口，立着门门。

索朗姆惊喜。

门门一看这情景，歉意地退开了。

索朗姆正要说什么，孙明楼盛气凌人地板着

脸说：“去去去！”

这不说倒好，一说就逼得索朗姆没有退路了，她喊：“来来来！”并且跑上前去，一把就把门门拉进屋。

这一来，自然全都很尴尬。

索朗姆为了摆脱困境，笑笑说：“大施主孙大少爷一片慈善之心，正月十五广施酒菜，来，吃！”

孙明楼只得说：“嗯，吃。”

索朗姆要门门坐下，又故意殷勤地为他倒酒。孙明楼鼓起腮帮转过脸去。门门为难地不知怎样才好，走不是，不走也不是，眼看索朗姆急得几乎要哭，他只得轻轻端起酒碗。

孙明楼站在一边，气得说不出话，停了一会儿，拂袖而去。

索朗姆：“就走呀，大少爷！”又转向门门，“喂，你也不感谢施主？”

“谢施主！”门门起立躬腰说。

孙明楼憎恨地望了他一眼，走了。

索朗姆把门一关，吐了一口气，感到很累。她靠着门说：“船上，我不愿意和你说话，你知道，我是卖酒的，很下贱！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门门：“我就不会打听吗？”

索朗姆：“那么，门门，这名字怪，人也有点怪。朝佛朝过了？”

门门：“我是在等达赖喇嘛出来讲经说法，求他摸顶，赐给吉祥。这是我母亲多年的愿望，她

把家里几只牛羊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卖了，就为的是这一天！”

索朗姆：“这很苦。钱呢？”

门门：“遵照母亲嘱咐，献给了大招寺。”

索朗姆：“达赖喇嘛是圣洁的，可是，他已经圆寂了，……”

门门：“什么？”

索朗姆：“他已经圆寂了。藏王第巴桑结加错却一直说他还活着！”

门门大吃一惊：“什么时候圆寂的？”

索朗姆：“已经十九年。”

门门目瞪口呆。

央宗回来，贴门听了听，推开门一看，大为惊讶，忙问：“孙大少爷呢？”

索朗姆：“他有事走了。”

央宗：“这是谁？”

索朗姆：“一个过路人。”

央宗自然鄙视门门，顺手摔去了什么，嚷道：“关起门来，不声不响，算什么？过路人！”

这一说，索朗姆脸红了。

门门显然无法再停留，窘迫地向索朗姆轻声道谢，走了。

央宗：“哼，这人不是贼，就是无赖！”

索朗姆怒叫：“阿妈！”

她稍停，不顾央宗阻拦，追出门去，喊道：“门门！门门！”

门门站下了。

索朗姆：“你住在哪儿？”

门门：“我打算下午就走，回门隅。”

索朗姆引他走向墙角：“这么急着就走，不能多住几天吗？”

门门：“回去路上要走一个多月，到家该忙地里活了。我们那个地方可美哩，索朗姆，水清，清得不得了；树绿，绿得不得了，漫山遍野全是森林，森林中又还有一块一块的草地。那山崖上的杜鹃花啊，红得象火，经常有老爷爷在杜鹃盛开的路上睡着了，他喝醉了酒……”

显然，他热切地在怀念家乡，这种清新的美好的怀念感染着索朗姆。但使索朗姆惊讶的，是他讲得很不一般，眼睛很亮很亮……

“门门！”她轻声喊。

门门望着她。

她低下头去。

停了好一阵，门门说：“索朗姆，拉萨不是我该停留的地方。看到你，很高兴，我衷心祝你幸福吉祥！”

索朗姆：“好吧，走吧。今天晚上是灯节，通宵热闹，来一趟拉萨不容易，看了灯再走，不也可以吗？”

门门不语。

索朗姆：“晚上，你来，……”

门门：“不，我不来了。”

索朗姆：“来！”

酒店门口，央宗在喊：“索朗姆！索朗姆！”

索朗姆又说：“来！”随即匆忙走了。  
门门望着她的背影，微微摇头，……

## 五

灯节之夜，月上柳梢。

酒店后阁楼。索朗姆从矮站橱里取出一个小铜盒，打开铜盒，把不多的一点碎银全部倒在一块黄布里，想了想，摘下手腕上的银镯，连同碎银一起包好，装进怀里，下楼去了。

她站在门口，靠墙等门门。

但是，门门没有来。

远处暗影中，央宗对几个妇女低声说：“瞧，掉了魂似的，我家索朗姆坏了。她在等他啦！”接着，走上前，故作惊问：“索朗姆，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走，看灯看灯，正是上灯的时候！”

索朗姆还想辩解，妇女们笑着把她拉走了。央宗锁了门，拍打着衣裳，跟上前去。

## 六

大招寺四周的八廓尔街上，以酥油塑制的各种山川人物、龙蛇鸟兽，色彩缤纷，十分生动。万盏灯火沿街伸展开去，似若点点繁星。

布达拉宫卫队长噶登巴尔，率四十名蒙古兵沿街而立。一会儿，藏王第巴桑结加错、蒙古军统帅拉藏汗、三大寺活佛堪布和贵族高级官员等数十人缓缓而来。

第巴桑结加错在看灯之际，向一大喇嘛招招

手，接着避开拉藏汗，对大喇嘛低声说：“白也尔堪布一两天内从北京到拉萨，你让他不要露面，……”

大喇嘛：“明白了。”

这个大喇嘛名叫旦巴曲珠。

桑结加错转身：“请，拉藏汗！”

等这一群人走过，平民百姓才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

索朗姆对看灯显然没有兴趣，她在竭力寻找门门。终于，她看见了他，而他也看见了她。索朗姆正要挤过去，门门一埋头却在人群中消失了。央宗和妇女们不离前后地防范着，美姑娘索朗姆摸摸怀里的黄布包，忧伤地叹了口气，……

## 七

门门顺一条巷子走去，怅惘，怔忡，……

门门画外音：“不，我不能再见她。拉萨，不是我该停留的地方，愿苦恼象水上的泡沫那样散开吧，散开吧！”

穿出巷口，又是那个僻静脏污的广场，牛角，废纸，水洼，破烂的帐篷。谁家的后门开了，倒出一筐骨头，有几条野狗窜了过去，几个孩子跑了过去，孩子与狗争抢骨头。门门坐到一块石头上，看这灯节之夜的惨像，沉思着什么，……

突然，孙明楼带着二小厮不知从什么地方走了过来。这位公子显然是酒喝多了，一摇一晃直打酒嗝，他问门门：“喂，看这几个野种，他们

过节为什么不在家里吃肉，偏要和狗抢骨头，是一种新的玩法吗？”

门门惊讶，无法回答。

孙明楼：“喂，问你哪！”

门门不语。

孙明楼感到这人太无礼，绕着细看，嘿，这不就是闯进酒店那个混帐东西吗？于是狠狠地说：“好一个不知趣的贱人，不在你身上放点血，你就不知道我孙大少爷的厉害！”说着从小厮甲身上一把拔出剑来，“看剑！”

门门：“大少爷……”

孙明楼不由分说，一剑刺去。

门门闪开：“大少爷！”

孙明楼又一剑。

门门再次闪开：“大少爷！”

孙明楼毕竟是酒喝多了，剑无力，身不稳。小二小厮忙上前搀扶劝解，但被喝退。接着，服饰华美的大少爷，扭脖子，捋衣裳，象有浑身解数似的舞剑而进。

门门不懂剑术，眼花缭乱地直往后退，被逼向一堵矮墙。孙明楼甚为得意，很有把握地来了个“海底捞月”，谁知又没有捞着，这使他大为恼怒，仿佛非要门门把腿伸出来让他刺一剑才甘休。紧接着，他鼓鼓劲，摆出个“金鸡独立”的姿势，一剑刺出，由于剑尖够不着，还单脚向前跳了两步。门门从来未见过这架势，直眨眼，不过再也无路可退，而剑又是指向致命处，于是慌

乱拔刀抵挡。只听“咣”地一声，刀碰剑，或许是用刀太猛，或许是孙明楼欺他不敢还手，结果，剑被磕飞、直向空中。

孙明楼踉跄两步，晕头转向地找剑。说来也怪，剑在空中翻了几滚，直插而下，不偏不倚正好插在孙明楼背上。只见他怪叫一声，扑地而倒，一动也不动，被刺死了。

这一来，二小厮大喊：“杀人啦！杀人啦！”

一时间，门门吓呆了，手提着刀不知如何是好。二小厮欲揪拿他，又不敢上，围着乱跳。接着，有人向这里奔跑，倒骨头的后门开了，走出布达拉宫卫队长噶登巴尔和几名蒙古兵。二小厮迎上。门门见势不妙，稍一犹豫，逃跑了。

噶登巴尔一面听小厮叙说，一面快步走向孙明楼，并让蒙古兵把闲人赶开。他低身一看，孙明楼呼吸很匀称，根本没死，而是睡着了，拔剑，剑上无血，再一摸，连皮也没有挨着，不禁哑然失笑。

孙明楼忽然睁开眼，低声说：“噶登巴尔，替我抓住那小子，他谋财害命！”

噶登巴尔：“这……”

孙明楼：“你们杀这种人，不就象杀只羊吗？我厌恶这个无赖之徒！”

噶登巴尔：“魔难木大会期间，不能随便杀人！”

孙明楼悄悄伸出三个指头：“纹银三百两！”

噶登巴尔立起身，对蒙古兵喊道：“备马！”



## 八

马队分两路包抄而去。

门门疾走。他来到拉萨河边一看，这时早已没有渡船。他顺河跑了一阵，转身向布达拉宫。当他刚出白塔门洞，路上迎面立着噶登巴尔，二小厮跟着用手一指：“就是他！”

马蹄腾空而起。

门门转身惊恐奔去。

## 九

布达拉宫前面，房屋栉比，黑糊糊的一片。这里是朗子辖（拉萨衙门府）和居民区。

噶登巴尔和几名蒙古兵狠追，门门猛跑，他自然不敢进衙门府，而是在居民区内绕来转去，钻进了一条有石头台阶的巷子。这时，马蹄声近，前面又出现了蒙古兵的身影，眼看难以逃脱，他慌里慌张一翻身跳上了一家院子的墙头。

院子前屋，央宗和三个妇女正在打牌，索朗姆坐在一边看牌。只听“咚”地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央宗说：“快去看看，什么东西？”

索朗姆开门进院，借月光细瞅，她再也没有想到，立在墙根暗处的竟是门门。门门也没有想到，这就是酒店的院子。

索朗姆轻声：“你，……”

马蹄声在墙外停住了。

噶登巴尔骑在马上说：“哟，美姑娘索朗姆，